

程歷的明文 ●
者種播的空太外自來 ●
戰大際星前史 ●
證引人動的書三

秘奧的明文前史

譯興 徐 / 著 Erich Von Däniken
社版出物文界世



秘奧的明文前史

譯興 徐 / 著 Erich Von Däniken

社版出物文界世



印 翻 勿 請 · 有 所 權 版

世界文叢⁽²⁹⁾

史前文明的奧秘

每冊實價七〇元

著者：Erich Von Däniken

譯者：徐

封面：黃華

出版者：世界文物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電話：三二一五
郵政撥匯：三二一五

經銷者：世界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電話：三二一五
郵政撥匯：三二一五

印刷者：立辰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五九一六
地址：...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再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七號

前言（代譯序）

「文明的歷程」一書的名作者丹尼肯先生，在本書中以三百一十九張黑白照片，和五十七張彩色照片，就他所主張的理論提出大膽而嶄新的論證。對地球外的世界，就他的私人收藏室中的宏富珍藏——古代手工藝品，神秘的考古及科學上資料——揭開了「史前文明的奧秘」。

因「來自外太空的播種者」和「史前星際大戰」等書享譽國際的丹尼肯先生，現在又提出他的另一本鉅著——就他主張億萬年前外星球太空人訪問過地球，傳授地球人從茹毛飲血進化到文明知識人類提出動人證據的一本驚世傑作。足跡遍及全世界，不眠不休地研究的丹尼肯先生，已能推測出古代人類的生活特徵，並且也解開了恒古以來人類起源之謎。他突破受科學拘束的怯懦假設，提出永遠使人神往而大膽神奇的理證。

丹尼肯先生是瑞士人，他的前三本著作，在世界各地共銷售二千五百萬冊。他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在瑞士的左芬根（Zofingen）出生，在嚴肅的天主教家庭中長大，畢業於弗里堡的聖米契爾學校（St. Michel School）。因其父反對年輕的丹尼肯對宗教的懷疑態從；因此，他的學校教育就止於此。

即使在學習旅館經營時，丹尼肯時常有一種探知人類進化的使命感。他將宗教史知識與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考古調查結合起來。他掙脫掉束縛着正統科學家的桎梏，勤奮地閱讀研究，踏遍窮鄉僻壤，

搜尋有關人類真正起源的每一件遠古工藝品——史東漢及、復活島、西藏和秘魯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二十年前，丹尼肯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開始對先前各種有關人類起源的說法提出挑戰。他目前已收集到充分證據，確信大約在西元前五〇〇〇年左右，一批來自外太空的太空人訪問過地球。

一年中，丹尼肯要飛行十二萬五千哩，一半是尋找考古上的原始資料，一半是旅行演說。當他不去勘察古代遺址和不講演時，就和太太伊莉莎白以及十一歲的女兒卡納莉亞定居在瑞士龐斯丹敦的家
中。

自渺遠的過去開始，太空總是使人類神往不已。天空中那些針尖般光點，究竟是什麼呢？那一串串閃閃的珍珠，真的看起來像獸類的形狀嗎？或者他們究竟是不是人類呢？那些光點可能是神祇的故鄉嗎？

我們的銀河中大約有一千億顆恒星，但是我們的銀河祇佔整個銀河系中一個極小部份，整個銀河系，在一百五十萬光年半徑內，大約有二十條這樣的銀河（一光年大約等於六兆哩）。即使是這個數字，與截止目前所記載的資料——一千五百萬萬條銀河系——比起來，仍然是一個極小的數字。偏佈全宇宙，綿延幾百萬萬光年的這一大堆無法估計的物質，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時止今日，對那個問題的許多答案仍然停留在理論階段。

「轟然巨響」認為全部物質壓縮成一個最基本的原子，原子再壓縮其核心，結果發生爆炸。銀河系是由這一大堆重物質爆炸的碎片所形成。一八四二年，都卜勒證明光源從觀察者的位置向外移動時，光譜就漸漸變紅。「都卜勒效應」可用來測量星星移動的速度。一九二九年，胡伯爾指出宇宙正在漸漸擴張。他證明銀河系消退的速度——隨着該銀河系的外移而增加。因此，天文學家推論，認為所有的物質最初僅存於壓縮密度極高的氫原子中。「轟然巨響」論就是這種推論的結果。自那一刹那開始，每一片物質就彼此競相向外游移。





1

太陽和行星由含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氫和氦，和百分之一的其它重元素的塵雲所造成，而為舉世所接受的理論為魏札克先生所首倡（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該理論認為銀河系是圍着重元素旋轉而形成的。

「穩定說」（The Steady State Theory-1948）則主張宇宙是靜止的，新物質從虛無中以極緩慢的速度形成，其發生無法測知。

依據「振盪論」（Oscillation Theory），認為物質的壓縮和擴張像心跳一樣。其頻率可延長六百億萬年。答案是什麼呢？

紅黃色的神祇，黑白色的神祇，具有杏眼的神祇和有細長切口當作耳朵的神祇，具有圓滾滾肚皮和滾圓頭顱的神祇。手執恐怖光束武器的神祇，乘坐在光芒閃閃的天車（像鎔一般的金屬）上，帶着天線的瘦長形象，腿上裹着輪子的神祇，騰雲駕霧，跋山涉水的神祇，匍伏在胚胎般球體中的神祇，禦着飛蛇，周遊地獄，上涉天國的神祇，升入雲端的神祇，乘着維馬納（梵文上飛行的機器）週遊，消失在清澄碧空中的神祇。嫉妒、羨慕、邪惡、暴怒和峻厲的神祇。

這一切描述所指的是什麼呢？這些對神祇的幻想，是普天下人民所共有的一種狂想所刺激出來的嗎？是由於全人類對宗教的渴望，因而捏造出來的嗎？或者他們真正的目的祇是想把曾經看見，而如今已失傳的真實事物重新塑製出來呢？

榮格解釋古代人民的神秘觀察為一種原型意識（Archetypal Consciousness）的發展。照他的說

法，「朦朧的潛意識」是對善與惡、喜與怒、愛與死的一種表示。不過，精神學在我所從事的領域裏沒有插手的餘地。精神學——*Psyche*，故得此名——可以在精神領域內很有成就，因為，精神學的方法在那方面很實用；但是，當真實的事情需要一種精確的說明時，這種方法就無用武之地了。就我來說，神話是人類歷史最古老的傳統陳述，換句話說，即是對一度曾存在的真實事物的說明。

這些傳統說明帶來驚人的結果。例如，在阿西利王阿塞班尼巴（Assurbanipal 669-626 B C）的土表圖書館中，有一件巴比倫的依泰那詩史土表。該詩史的最初起源無人知道，但是該史詩的一部份包括用阿卡丁語寫的祁加美詩史上的章節。蘇美人約於公元前二三〇〇年時，開始記下他們的過去事跡。如祁加美詩史中的英雄恩基度，由神祇從地球帶到空中一樣，依泰那也曾在高空中翱翔過。且摘下依泰那詩史所記載有關此事的重要章節看看：

鷹對依泰那說：

「朋友，我要帶你到阿那斯天上去，

馱在我的背上。

雙手平伸在我的翅膀上

身體緊貼着我的身體。

.....

當牠馱着他飛高了以後，

鷹對依泰那說

「注意，朋友，陸地變成什麼樣子了。

看看山邊的大海。」

「陸地看起來像一座山，而大海

變得像一條河流。」

.....

當牠帶他更高一些，

鷹對依泰那說

「注意，朋友，陸地變成什麼樣子了。」

「地球看起來像一座樹林。」

鷹（即神祇）馱着依泰那越飛越高，不斷地要他向下看，說出所見的情形。他最後只能看到陸地「像一座茅舍」，而浩瀚的大海小得像一座院子。這位遠古的目擊者從太空中所看到的最後景像是很迷人的：

「朋友，向下看，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了。」

「陸地已變成一個圓麵包，

而浩瀚的大海變成一隻裝麵包的藍子了。」

牠又馱他到較高處，再問

「向下看看，陸地如何消失了。」

「我朝下看，地球已經消失不見。」

我的眼睛見不到浩瀚的海岸。

朋友，我不願升上天去，

停止吧，我要回到地球上。」

一位飛行者這種親眼目睹的說明，描述地球隱沒的情形；一定要用精神學的觀點來解釋嗎？我堅決相信神話中的「神祇」一字，是「太空遊客」的同義語，因為那時對飛行的現象，缺乏更正確的名字來描述此一情況。經籍上一再用「拿起筆來記下，」或「仔細看我所指給你看的東西，回去告訴你的父兄姊妹們，」等詞句開頭。

遠古的人類不知如何來說明這些事情；他們就留給後代的子孫來負起這份責任。我們正是他們說話的對象哩！以我們對太空旅行的知識，和我們具備從衛星上攝取照片的工技，我們知道故事中的事實真相。從極高的高度上，我們知道我們的地球看起來像個什麼。就我的看法，祁加美詩史上記載了地球從極高的上空所看到的「如麥片粥似混濁一團和水槽」的想像，祇不過是第一位太空人所看到的地球景象。真正的景象流入英雄故事、傳說、神話和聖喻之中。我們必須設法從傳說圍裏的空殼中挖

出這個核心，最後，我們才能掌握到人類在史前的真實情形。人人都應該對這些知識發生興趣。「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和「我們要到那裏去」的問題，是普天下人所關心的問題。

宇宙籠罩在神秘中已有幾千萬年了。如小熊星座、大熊星座、天鵝星座、武仙星座、天鷹星座、長蛇星座等名字，和十二宮的名稱可追溯到西元前第三千年時。

天上的最高主宰——宙斯（拉丁文中的邱比特）被描寫為揮舞閃電的人。荷馬詩史中（西元前第八世紀時）則稱為憤怒的雷神。日耳曼民族的騷爾神也是一位雷神。在印度的英雄故事中，拉瑪和比瑪（Rama and Bhinia）兩位，「乘着恐怖的光束」，在震耳欲聾聲中，遨遊在雲霧瀾漫的山間。在阿茲德克傳說中，「聲如雷鳴的飛蛇」密克斯科特（mixcouatl），在創世的第四天來到地球上生兒育女。即使是今天，加拿大的印地安人說到一隻直接來自天空的雷鳥，在渺遠的過去，曾訪問過他們的祖先。紐西蘭毛利人的傳說中，也有一位神祇譚尼，是在宇宙戰爭中使用閃電擊敗敵人的一位雷神。

通常認為，我們遠古的祖宗創造的這些神祇，祇是自然現象——如層雲、閃電、雷鳴、地震、火山爆發和日月、星辰——的徵象。如果看一看我們早期祖先們陳示在岩石上的彫繪，這些說法似乎是挺荒謬的。

這些都不是自然現象神祇化，而是神和人的混合肖像哩！如果神祇祇不過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膜拜（並且以此目標來陳示），那末，我們那羣天真瀾漫的祖先，就不可能接受其為神祇這個觀念。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幾千年前寫下所見所聞的那羣祖先，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類最古老的神話和傳說

，告訴我們關於神祇在天空中翱翔的事實，是顛撲不破，沒有什麼好爭辯的。在不同民族的創世紀上，以不同的方式主張人是由來自宇宙的神祇，來到地球上之後所創造的是千真萬確的。創造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希臘神話中，宙斯在建立新世界秩序之前，必須要戰敗巨龍泰豐。戰神愛爾斯 (Ares, in Latin, Mars) 乃宙斯之子，經常由代表恐懼和悲慘的佛伯和戴帽兩神保護。今天，火星的兩個月亮就叫做佛伯和戴帽。即使是快樂的阿芙羅戴娣 (Aphrodite, 愛與美的女神，即拉丁的維納斯 Venus)，是宙斯的女兒，在宇宙戰爭結束以前，不能與國王的兒子阿唐尼斯廝守。南太平洋中大哈基島民的傳說中，可愛的少女哈白從第七重天上來到地球，與一位俊美的男子共渡了幾個良宵。一直到她懷孕以前，這位中選的情人對這名少女的身世，毫無一點印象。直到這消魂的事情發生過後，她才透露她躋身在星星上的女神之列。

當這批「神人」自外太空大戰後，來到地球上時，他們的一舉一動並不十分自然，以致不能用自然事件的擬人化來指陳了。

